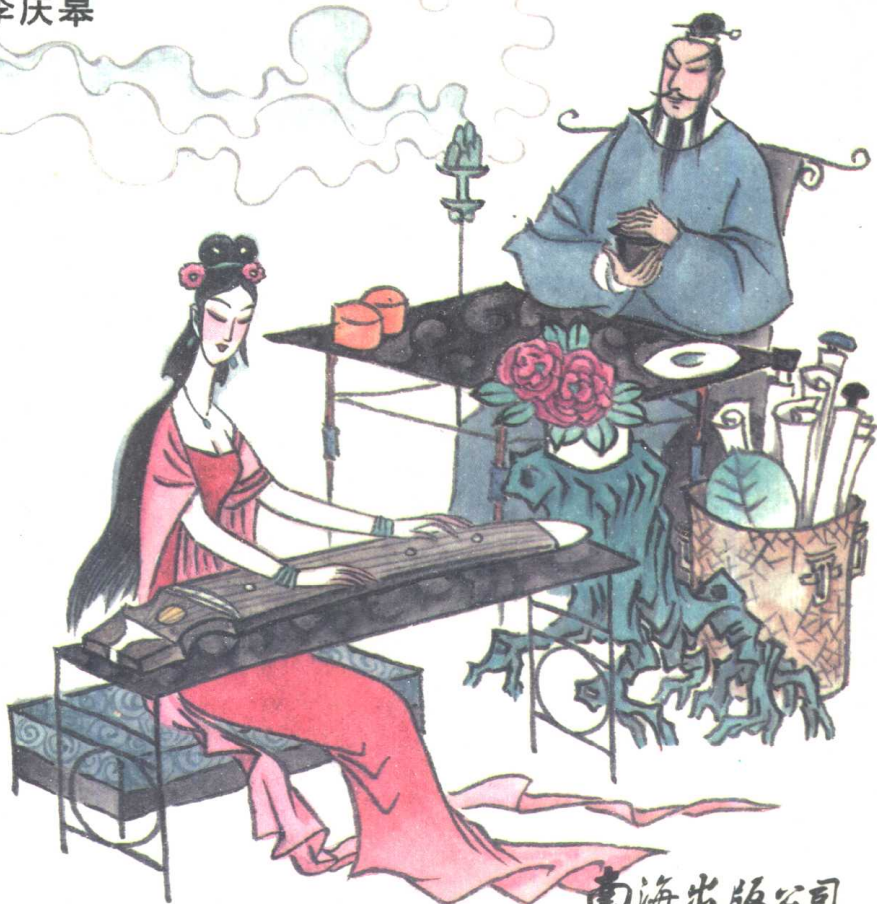


风流皇帝



王桂芝
李庆皋 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風雨皇中



王桂芝
李庆皋

著



风流皇帝

作 者 王桂芝 李庆皋

责任编辑 宋亦工

装帧设计 陈家奇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3.25 印张 265 千字

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199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6500

ISBN 7—80570—216—O / I · 72

定价: 6.2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微服夜幸	轰动京都	…	(1)
第二章	宫禁严令	圣心受阻	…	(42)
第三章	风流皇帝	醉卧绣床	…	(82)
第四章	忠臣死谏	满门抄斩	…	(117)
第五章	李逵雷怒	火烧怡苑	…	(160)
第六章	比翼连理	信誓旦旦	…	(202)
第七章	寻隙报复	无辜丧命	…	(245)
第八章	荒淫无度	词人受窘	…	(289)
第九章	寻杀尤物	绅儿喋血	…	(333)
第十章	兵临城下	烽火社稷	…	(370)
后记				(415)

第一章 微服夜幸 轰动京都

大宋宣和年间，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；青楼画阁，乡户珠玑；金翠耀目，罗绣飘香。好一派升平景象。

徽宗皇帝自登极以来，穷于应付元祐大臣与绍圣大臣之间的党争，厌烦透了。眼见这江山繁荣隆盛，社稷固若金汤，心中甜滋滋的，只想趁这太平盛世尽兴逸乐一番。

前些时，他听信金门羽客林灵素的鼓噪，曾笃信道家的虚迷幻术、老庄的飘渺逍遥，在汴京城东北隅积土成山，赐名艮岳，又大兴土木，在艮岳建造上清宝篆宫，专门供奉神霄帝君。徽宗也自称为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，天天设坛拜祭神灵。然而，时间一久，心中又生厌倦。

这天入夜，徽宗皇帝在上清宝篆宫祭拜神霄帝君已毕，略显倦怠，移步艮岳离宫，早有嫔妃宫娥侍候，酒宴也已摆开。可是，他却头不愿抬，目不愿睁，双眉紧蹙，闷闷不乐地在盘龙金椅上呆坐。

内侍张迪是位老宦官，称得上“三朝元老”。神宗朝，他还不满十岁，就被领进宫中净身，成了小黄门。他和哲

宗一起长大。哲宗是个庸庸碌碌的皇帝，执掌朝政十多年，毫无作为，就一命归西了。张迪转而侍奉徽宗。这位皇帝远不如哲宗好侍候。他喜怒无常，不高兴时，就要拿看不顺眼的内侍、宫娥、嫔妃出气。有时甚至不见血不肯罢休。

张迪见龙颜不悦，吓得两腿不住颤抖，额头不断涌出汗珠，既不敢上前劝说安慰，提醒皇帝该吃点东西了，也不敢退走离开，进退两难，无计可施。

恰在这时，两位可以随便出入宫禁的皇帝亲信大臣王黼和蔡攸，笑嘻嘻地走了进来。向皇帝行叩拜之礼后，鲁莽、嘴快的蔡攸，抢在前面禀道：

“陛下虔诚信道，多日祭拜，今夜也该散散心去。那日宫墙之外，轻风送来的丝竹乐声，臣已访得，原来是京都色艺双绝的名妓李师师所为。陛下何不游幸一番，以解天颜烦劳。这样整日闷在艮岳宫中，要闷坏圣体的呀！”

蔡攸是宰相蔡京长子，在徽宗没即位还是端王时，就跟他交结甚密。徽宗登上宝座后，立即赐他进士出身，封为节度使、大学士等高官。蔡攸出入宫廷，如走平道，与喜欢风流作乐的徽宗皇帝，有时竟不分君臣长幼。他是个粗壮汉子，性情急躁，见皇帝对自己所言毫不动衷，没有一点表示，心下一急，黑脸膛涨成紫色，又要上前力劝。

这时，旁边的王黼拉了他一把。王黼与蔡攸不同。他面如傅粉，红唇略翘，微露笑纹，风姿优雅，吐声缓缓如乐，像自言自语，又似说给左右嫔妃宫娥。

“李师师算个啥？曲院勾栏下等去处一个艺妓，虽然略略高出宫中如云似花的美人儿那么一筹，但是，陛下不

愿理睬，理所当然，休要蛊惑圣聪！”

蔡攸不等他说完，勃然变色，怒声喝斥道：“李师师她才不是普通的艺妓！她是深通音韵的艺妓，你这个酸臭老儿，刚刚在宫门外，你是如何讲的？谁要蛊惑圣聪？翻来覆去的小人，小人也！陛下郁闷积心，病伤圣体，谁个不心焦如焚？张公公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”

张迪听见呼唤，连声答应道：“是这样，是……可这出宫？”

“陛下微服出宫游幸一回，有何不可？”蔡攸见张迪对出宫持有疑虑，赶快把话接过来，对准王黼又射来，“又是在夜晚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出去散散心，有何妨害？”

“不！不不！陛下离开宫禁非同小可。按照祖宗旧制，先需太史公选择黄道吉日，有司清除道路，然后三卫百官或前或后簇拥而行，方为堂堂正正的天子游幸。马虎不得。否则，万一风声漏泄，私行有变，小则有碍圣尊圣颜，大则就……该当何罪！只是——可惜了那容姿艳冶，娟娟如琼瑶的尤物，没能面晤、品味，实乃人生憾事！”

王黼并不理会蔡攸怒声怒气的嚷嚷，做出低头细语不敢仰视模样，把最后“只是”二字的语调拉得长长的，融进了几多惋叹！但他的语声仍然悠扬、委婉。王黼的须发与眼睛一色金黄，这时忽然把头微微一扬，双目一翻，两道目光犹如电闪，射在皇帝身上，窥探着徽宗的动静。

蔡攸怒目圆睁，怨恨王黼这个势利小人出尔反尔，在皇帝面前只拣好听地说。

徽宗的烦躁，细心追究起来，确实为那天宫墙外的丝竹之声所引起的。登极做了一朝天子，整天被圈在深宫大

殿之中，形同身陷囹圄，哪有昔日做端王自由自在。四面八方，何处不能往游？别说一个妓女，就是良家美人儿，只要有兴趣，登门访纳，谁敢有个二话？唉！这皇帝位坐得着实乏味！今晚蔡、王两位爱卿兴匆匆地来见，他早就看出必有好事，烦躁已去之半矣。这两位爱卿最知圣心，最能体谅圣意。他俩一丑一俊，一黑一白，天生的一对活宝，徽宗从心眼里喜欢。

他俩虽然唇枪舌箭地争来辩去，但因徽宗猎艳心浓，早已觑透两位爱卿都希望圣躬亲去冶游一番。可是，此时不可操之过急，匆匆表态。好事多磨嘛！让两位爱卿尽情争论下去，待他们争辩累了，再说出朕的意思亦不为迟。否则有失龙颜，被臣下瞧不起，以为朕轻薄风流，传讲出去，有伤大雅。那王黼满腹经纶，声音虽不高不急，却极长雄辩。粗直的一介武夫蔡家小儿郎，岂是他的对手。徽宗犹豫再三，才微张金口，启动玉牙，试探地说：

“王爱卿，你说她天姿国色，世上绝无仅有，着实如此？”

“着实如此！这李师师乃辽国人氏，由于战乱避居长白山下乌拉屯。母亲是契丹人，早亡；父亲李生是汉人，喜音律，善弹唱，据说也已亡故。现在她跟随一个老艺妓李姥姥，住在东城镇安坊金钱巷怡香苑。她生得妖艳绝伦，颇有异国风采，又不失典雅。善于弹拨讴歌，工于应酬，至若琴棋书画、诗词曲赋，样样精通。是位首屈一指的名妓。一般人欲亲睹其芳容，亲聆其妙歌，难于上青天。她与之往来者，多是王公显贵、豪侠巨儒。”

“如若果真如此，朕倒想见识见识。”

蔡攸听了，得意之极，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道：“陛下富有四海，区区一名艺妓，看看有何不可？谁敢说三道四，看我不宰了他！”

王黼素知这个粗汉禀性，好狂忘形，口若悬河，在皇帝面前本不该讲的粗话，也禁不住尽情倾倒，便拦住他的话头，微微笑着说：

“蔡兄高见远识，小弟望尘莫及，惭愧！惭愧！”转身对内侍张迪道，“张公公，请快快给陛下更衣，春光佳期转瞬即逝啊。”

“万岁爷微服夜幸，要不要禀知郑娘娘？童公公那里不可不报吧？童公公怪罪下来……”

张迪这个老宦官，举止处事一贯谨小慎微。童公公乃大内总管童贯。宫禁之中，上至皇帝、皇后，下至宫娥、小黄门、御膳房里的厨子，都在他的管辖之中。这并不是说，他比皇帝、皇后还高出一筹，皇帝、皇后都要听他的，但他对皇帝、皇后的生命安全负有全权责任，皇帝、皇后想要出宫禁，必须通报他，他没有批准权，可他有保护、侍奉的责任。就凭借掌握皇帝行踪的权力，宫禁内外，朝野上下，不仅没人敢小看他，往往还格外卖力气巴结他，惧他七分。

蔡攸一贯不把这些阉官放在眼中，鼻子哼了哼，不屑地说：“童公公怎么吃豹子胆啦？官家也得听他的呀？岂有此理，不理他！”“官家”乃取义于“三室官天下，五帝家天下”，是五代到宋朝对皇帝特有的一种称呼。

王黼微微冷笑着，不表可否。

徽宗面溢红光，巴不得立刻亲临芄泽柳巷，不愿意听

童公公长还是童公公短，最好还是别让这些讨厌鬼知道今夜之事为妙，于是郑重其事地说：

“朕今夜微服出游，实为两位爱卿之盛情难却。出宫后，须略去君臣名分，勿令外人窥破机关才是，亦不得往外宣扬，任谁也不必告知。”

蔡、王两人连声谢恩，满口答应，能陪同皇帝冶游万分兴奋，岂能向外乱讲乱说。

二

华灯初上，京都夜市刚刚拉开帷幕。皇帝坐着一乘黑色小辇，吸了一口略带异味的街市空气，觉得异常畅快。自进入宫禁当了皇帝，已经二十多年，而微服冶游还是第一次，所以耳目所接，处处新奇。当想到那绝色的艺妓李师师时，血液循环都加快了。这种感觉似乎消逝好久好久了。在宫中，每天夜里毫不例外地由内侍张迪安排一个侍寝的嫔妃。她们虽然很美又百依百顺，但是，那不冷不热，不亲不近，让她向东，不敢往西，活像一具活尸的光景，引不起一点情趣。皇帝的风流情感，被这夜夜持久不变地“例行公事”，折磨得早就枯萎衰竭了。今夜的突然冶游，使他大为兴奋，恨不得立刻就把师师搂在怀中。

蔡攸随同王黼、张迪以及扈从皇帝的小黄门和卫士数十人，簇拥在黑色小辇前后左右，默默地向前走着。今夜跟皇帝出游，不能摆出虎威，真令人扫兴。他心里憋着一股火，想到临出艮岳离宫皇帝的嘱咐，只得摇摇头，叹口

长气，认了倒霉。

街巷两旁灯红酒绿，百肆杂陈，人头攒动，叫卖声与丝竹之声交汇一起。时值春尽夏初，忙碌一天的百姓，手摇芭蕉扇，有的围坐一起边喝茶，边对奕；有的谈天说地，讲古论今，大摆龙门阵；有的绘声绘色地在讲说着“平话”，惊堂木向桌上一拍，听众霎时聚拢来，人山人海，里面是坐着的，外面是站着的，还有不断游动的，似乎没有选定一个好位置，抑或嫌这段“平话”缺乏惊心动魄的魅力。然而多数听众随着艺人的话语，不时爆发着开心的大笑声、啧啧赞扬声和长长的叹息声。

黑色小辇的紫色帘布高高挑起，徽宗左瞧右望，目不暇接，好不赏心悦目，心下暗暗羡慕路旁悠哉游哉玩乐的平民百姓。他们不必思虑军国大事，也无需追究党争的是是非非，或者被囚禁在宫禁中，整日整夜被那些呆头呆脑的嫔妃宫娥包围着，你若不让她们笑一笑，她们会终年用一副木讷的面孔对着你，一双眼睛空空洞洞，毫无生气，有如一对窟窿。唉！一朝天子，还不如平头百姓快活，真是乾坤颠倒！

前面围聚一群人，从路边直到路中央都站满了人。这又是什么玩艺儿，徽宗纳罕，侧头向张迪道：

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

“奴婢也不知道，待奴婢前去问问便知。”

王黼在旁微微笑道：“不用去问，这是在‘打谜’，那里有诗谜、字谜、戾谜、社谜、道谜等等。陛……哦，老爷如果喜欢，不妨猜它几条。猜中可得奖哩。”

“去玩玩吧。奖不奖的无所谓，猜中了图个吉利，逗

个乐子。老爷，您说对吧？”

蔡攸最喜欢热闹，哪肯放过这个机会，极力怂恿徽宗去猜谜语。徽宗也是个贪玩之人。“猜中可以讨个吉利”，正中他的心怀，兴奋地说：

“好！诸位卿家，噢，猜错了，你们可得暗中提醒点，别让那些小民笑话。”

大家听皇帝要去猜谜，自然都很高兴，唯独内侍张迪心里非常紧张。皇帝杂在人群中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如何是好？这吃饭的脑袋还安稳得了吗？但是，此刻劝说皇帝，已经不可能了。在逸乐享受上，皇帝要是一旦决定了，是谁也劝说不了的。徽宗入宫登极后，张迪就在身边不离左右地侍候，最了解皇帝脾气。

“看看，这位老爷坐着小辇来猜谜了！诸位兄弟请快让开一条阳关道……对了！谢谢！谢谢兄弟们捧场。”

一个戴着小帽的老头儿，嬉皮笑脸，油嘴滑舌，热情地招呼着，不断呼喊着重爷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徽宗坐着小辇，直奔那老头儿而来，心里喜滋滋的。

“老爷，你是猜诗谜、字谜呀，还是猜戾谜、社谜呀？你是要正猜、下套，还是贴套、横下呀？要不要问因？”

在宫中，也猜过谜，对这些猜谜规矩，徽宗并不生疏，启动金口玉牙，慢慢回答道：

“只猜诗谜。要横下正猜。”

“啊？老爷，你要正猜横下，是要多花一倍钱的呀。”

徽宗微微得意地笑着，不做回答。

那小帽老头儿不喜欢横下正猜。出一条谜语，让众人

七嘴八舌的议论乱猜，还有猜不中的？多收一倍钱也不合算。心里老大不高兴。

“老爷，你这横下，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来猜呢？还是只准随你来的这几位兄弟帮你猜？让所有人都猜，还要多花钱的……”

“你这鸟人，罗罗嗦嗦没完没了。我家老爷的横下，是只准我们自家人帮着猜，谁说让他们猜了？”蔡攸有些不耐烦，抢前一步，数落那小帽几句，从腰间摸出一把零碎银子，往桌案上一摔，大声道：“这些全赏给你啦！快快出谜语，再罗嗦小心你的脑袋！”

小帽见这黑汉子这般大方豪爽，虽被骂两句，也很高兴，连连点头躬腰施礼。

“好！这里一共有三条诗谜，全猜中了，定有厚奖。现在先说第一条：‘雪天晴色见虹霓，千里江山遇帝畿。天子手中朝白玉，秀才不肯著麻衣。’听明白了？这四句要答四位达官姓名。”

徽宗没等小帽摇头摆脑说完，便哈哈大笑答道：“这有何难？第一句是韩公绛，第二句是冯公京，第三句是王公珪，第四句是指曾公布。这四位都是元祐宰相。”

“啊呀！老爷如此聪敏过人，今夜我是输定了。好吧，这第一条诗谜你猜对了。我再说第二条。这是在今人名字与故事中，藏着古人名字，要求答古人名字。好！第二条诗谜是：‘人人皆戴子瞻帽，君实亲来转一官。门状送还王介甫，潞公身上不曾寒。’”

小帽说完，见众人都鸦雀无声，尤其看见辇中的那位老爷，陷进沉思中，不再神采飞扬，甚是得意。第二条诗

谜就把他们难住了，省得再说第三条，这把银子稳稳地赢到手了。一会儿好好喝几杯酒，痛快痛快。

王黼听完这古里古怪诗谜，心里犯嘀咕。这老家伙，这条诗谜全是元祐党人的名字，他不是元祐党人则一定是同情者。这分明在与朝廷做对，情在格杀之列，但是，今夜尚不能抓，别让他把皇帝的好事给搅了。王黼斜眼瞧瞧徽宗和蔡攸，他俩正在聚精会神猜谜，全没有往元祐党人身上猜，不由心中暗暗笑蔡攸的呆痴，嘴角微露不屑之情。

蔡攸不愿动脑筋，猜了一会儿，猜不出，心里就烦了，嘴上便不干净地骂起来。那小帽也不是省油灯角色，听得咒骂，心火上蹿，讥讽道：

“哎嘿！马走边，车行道，没有本事猜谜，休得骂骂咧咧瞎胡闹。丑鸭子，黑驴子，狗奴才，呆头笨脑；悟透谜底，老爷心中早知奥妙。老爷，你要不要‘问因’，小子可以给老爷提个醒。不过，问一次要交五文钱。老爷发财不在乎这几个小钱。”

小帽久闯江湖，颇有计谋。他怕与蔡攸正面冲突，影响自己生财之道，嘲骂他几句后，马上与老爷亲热地交谈起来，装作要提出谜底的样子。

蔡攸自然知道这厮在嘲骂自己，圆瞪铜铃般的眼睛，正待大发雷霆之怒，这时徽宗微笑道：

“子瞻是苏轼的字，君实是司马光的字。苏轼的帽子有什么特点？司马光元丰末年，先帝崩，太皇太后起用他任陈州知州，进京拜辞太皇太后，被留在朝廷为门下侍郎。大概这就是‘君实亲来转一官’的本事吧？”

“老爷说得极是。那么，这是古代谁的姓名呢？差一步就可中的，揭出谜底。哈哈……”

那小帽哈哈大笑，颇令徽宗反感。他哪里受过这样的难堪，什么事儿能难倒一朝天子？说来也真怪，似乎有点仙风灵气，徽宗紧蹙眉头，忽然脑际出现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名字。对呀，君实姓司马，“转一官”正合“迁”意。他心里很是得意，转顾左右蔡、王两位爱卿；蔡攸黑脸膛涨得紫红，还在发怒；王黼眼望暗夜星空，似乎陷进冥想之中。徽宗手捋短胡须，装出一副不屑之态，冷笑着说：

“是司马迁，对不对？”

“啊！还是老爷学识渊博，聪慧超凡。说得对极了。”小帽讨好地极尽赞美之能事。突然把话一转，收住媚笑道，“老爷，还有三位古人，你没有答出来呀？这三位古人的名字，可不是随便能答得出的。不服气？那就试试吧。”

小帽公然轻蔑皇帝，蔡攸再也忍耐不住，一个箭步蹿到他面前，抓住胸前衣领，大叫道：

“气杀我也！你这大胆匹夫，竟敢污辱当今……”

“蔡兄，休要动手！”王黼见这莽汉要暴露微服冶游皇帝的身分，赶忙拦住他的话头，插嘴道，“这厮出的诗谜全是颂扬元祐党人，与当今朝廷做对，定是他们同伙无疑。我们不必与他纠缠，明天早朝面告大理寺丞究拿便是。”

徽宗猜谜的兴致被王黼的一席话一扫而空，想起前朝党争，愈演愈烈，直延续至今，虽经刻石立碑严禁，可越禁越盛，如同春草一般，使他好不恼怒。

“言之有理。走吧，我们不要理他。”

小帽听了这几位猜谜客的话，吓得目瞪口呆。能够进

皇宫上早朝，定然能面见当今天子。那位皇帝自登极之后，镇压元祐大臣不遗余力，如若把自己与党人连在一起，这碗商谜饭不得吃尚不要紧，把脑袋丢了事大，连忙挣脱蔡攸的大手，在小黑犖前面跪倒叩头，口中喊冤道：

“大老爷，饶了小民吧！这诗谜哪里是俺自己编得了的。俺师父、师爷都这么说，俺也就跟着讲。小民实在不知这能触犯官家大忌呀！饶了小民吧！”

他边叩头，边抬眼偷偷窥视小黑犖中大老爷的动静。

徽宗并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使得朝野上下都知道自己微服治游竟与一个小民吵架，有失天子的尊严。他很想知道另外三条诗谜的谜底，可是又不好直接开口询问。一朝天子，连个诗谜都猜不中，太丢面子。无奈只好沉吟不语。

最了解圣意的，莫过于内侍张迪。他明白徽宗沉吟不语的意思，上前对小帽道：

“我们老爷不会跟你一个草民过不去的。但是，你的诗谜确实触犯了朝廷禁令，罪该处斩……”

“啊呀！老爷高抬贵手，饶了小民这一次吧。”

小帽叩头如小鸡啄米。张迪心中好笑，道：“你说这几条诗谜不是你编造的，那是谁编造的？其用意何在？”

“小民也不知是谁编出来的，只听师爷这么说，俺就学会了。俺没有啥子用意哩，只图赚几个铜钱，换碗饱饭。”

“胡说！”蔡攸不愿意听他解释，大声喝道，“你还改强词夺理，看我不打掉你的狗牙！”

小帽吓得连连后退，用双手捂住嘴。

此刻王黼也明白了徽宗的心意，用手挡住蔡攸，微微

露出笑容，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，对小帽说：

“这诗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人的名字？快快从实说来！老爷自会公断。”

听到询问谜底，小帽心里顿然冰释。原来这位老爷猜不中谜底，才用党争吓唬自己，真真岂有此理！他瞥一眼那黑莽汉子凶煞神模样，不敢爬起来，也不能怠慢，跪在地上带着哭腔说：

“小民愚笨，确实不知会触犯朝廷禁令。谜底与元祐大臣并没有瓜葛，是在今人名字中暗藏古人名字。第一句是仲长统，第二句是司马迁，第三句是谢安石，第四句是温彦博。”

徽宗听完谜底，觉得诗谜编得很乖巧，与党争毫无联系，刚才险些没有闹出笑话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

王黼等人一时不知皇帝笑的含意，但是皇帝畅怀地笑了，他们也只好一个个跟着笑将起来。

小帽不知深浅，更不知原委，不过他从小老爷的笑声里，猜出刚才一幕是个误会，也无可奈何地随着露出一丝苦笑。

三

镇安坊金钱巷与其他街巷大不相同，别具一番风光，是京都风流之地，歌妓艺妓等美人儿聚居之所。

街道两边房屋鳞次栉比，屋里灯火辉煌，透过花格窗户，映得小巷如同白昼一般。每幢房门前悬挂着各种不同